

长篇小说



岁月风铃



秋石 ◎ 著

一个乡村教师坚守的史诗

AR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岁月 风铃

秋石◎著

SUIYUE FENGLING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岁月风铃/秋石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2. 12

ISBN 978-7-5396-4124-9

I. ①岁… II. ①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09796 号

出 版 人: 朱寒冬

责任编辑: 刘 哲 张 磊

装帧设计: 许含章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www. press-mart. 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 awpub. 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 3533889

印 制: 义兴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(0551) 3355286

开本: 700×1000 1/16 印张: 13.75 字数: 200 千字

版次: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5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目 录

第一章 / 001

愁归愁,鸡照旧司晨,狗照旧吠夜,日子照旧推磨样一转一转往前碾。这就足以证明,人类之所以能在这个世上生存与繁衍,就是依赖这种忍耐与期待。

第二章 / 009

夫天地者,万物之逆旅;光阴者,百代之过客。死的走了,活的必然要来,这正是文人感叹的。公鸡晨鸣,昏鸦晚噪,谁不到红尘中来闹?莫叹黑发人捧白发人,黑发身后又听牙语笑。这才是碧水长流,青山不老。

第三章 / 015

这里就是女人的乐园、女人的天堂。三个鲫鱼一塘,三个婆娘一房,何况这么多呢,能不疯不狂?笑的,讲的,唱的,斛水的,追逐的,不亦乐乎!

第四章 / 023

耶稣上十字架该是末日了吧?谁知三天后就是复活节呢。苦是孽海,又是桥梁,是人生命运中的一座桥梁。此岸霪雨霏霏,彼岸花红柳绿。

第五章 / 031

人的命运和道路的曲直,往往就是一念之差。错念每每生于顷刻,错路却往往祸遗一生。

第六章 / 036

凡事退而思则进，天无绝人之路。地不生无根之草，只要根往土里扎，即使石缝，也可以见到花果。

第七章 / 042

二十岁的人竟然那样离不开家，整日整夜地想家。他想父亲的话是对的，鹰在天上飞，兔子在窝边转。他注定成不了鹰，永远上不了天。

第八章 / 050

水老屋那头老牛倒在蹄窝里，毕竟它的身边还留下了满眼它翻犁过的土地；如果他现在就倒下了，身后只是一片空白。

第九章 / 057

祝贺你，就要回到家乡去了。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这是真正的人生。虽劳累清贫，但安宁无忧。

第十章 / 064

人啊，人活在哪里？人活在人口上。大家都说一个人好，有人说那人两个肚脐眼都有人信；大家都说那人坏，有人说那人也有五官都没人信。

第十一章 / 069

世上给别人办事的大致有三种情况：一是先说后办，二是说了不办，三是办了也不说。

第十二章 / 078

好人多难，小老儿劝先生一句，谁一生都无风无浪的呢？人生如网，前边网眼里是灾是福，只有走过去才知道。

第十三章 / 086

再说,他确实不想争什么转正,只要民师能当下去,他就十分满足了。世事是争来的吗?

第十四章 / 093

此时,他唯一的念头,就是想跑进教室,对全班同学说一声谢谢你们了,我太爱你们了。可教室里空无一人,这天是周末。

第十五章 / 098

人,到底该不该念书?念书究竟为了什么?你那样发奋苦读,是为了争得一片赞美、一片喝彩吗?

第十六章 / 107

教育的大目标是要把所有人培养成社会有用之才,给每个人一种报效社会和自己求生的本能……教师的天职是兼教化、改变、普度、拯救于一身。

第十七章 / 111

乡下学校教育思想很传统,特别强调“身正为范,道德为师”,像甫仁这样夜间带学生出去捉鱼的,自然要被视为大违师德,乱纲乱常了。

第十八章 / 116

许是性格决定人生吧,他总认为矛盾的出现多不是事先所能预料的。世事皆有两面性,怕矛盾反而激化矛盾。

第十九章 / 122

世上没有救世主,我一个穷教师更手无缚鸡之力。但如果有一个比我更无力的人,我只要一伸手就可拉他起来,我该不该拉呢?

第二十章 / 129

无论是大考、中考、小考……哪一次老师不是提心吊胆，如履薄冰？考试一结束，即使忙到鸡叫，都要等分数算出来，才可安心躺下。

第二十一章 / 138

从宏观上看，教育是个大概念，社会、学校、家庭都有职责；从微观上说，又各不相同，学校就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这几个字就够你诠释的。

第二十二章 / 147

今年考得好，到处一片赞誉。明年考不好呢？潮起潮落是自然现象，考好考坏呢？真的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？谁理解教育，谁理解教师啊？！

第二十三章 / 154

“鬼剃头”则纯属阴风，悄然而至，无声无息，待你感到头皮发麻，伸手一摸，一头头发便无影无踪了。

第二十四章 / 160

医者以医不病以为功，教者以教大智、大睿成才以为功？成绩好的功全在老师？成绩不好，过才在老师？

第二十五章 / 167

这个并非早恋的故事，竟如此阴差阳错，横生枝节，造成那么多误解、猜测、谣言、诽谤，险些又断送了一条年轻的生命，这个教训多么沉重啊！

第二十六章 / 174

他想起鸟与风筝，风筝虽然也能飞翔云霄间，行动哪有鸟方便？一个是万里长空任你飞，一个是背后长线有人牵。

第二十七章 / 183

我更没有力量来阻止这种时势。我总以为,这种买的文凭,将来不可能成为护身符。它护不了民族,也护不了个人。

第二十八章 / 190

直到他走,我都没有再向他“讲清”。但我深信,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绝不存在根本矛盾。无论是国家、民族还是个人,重其一、失其一,都是悲剧。

第二十九章 / 200

这么一根微不足道的老枯树桩,谁把它放在眼里?但它在无声地告诉你一个道理:这条小沟,年轻力壮的一纵身就跃过去了,年老体弱的没有它就过不去。

第三十章 / 205

鸡鸣狗叫,蛙鼓虫噪,哪个不来红尘闹?功名尽在长安道,还不都是为抢那顶乌纱帽。到头呢?碧水长流,青山不老,人憔悴了!

第一章

这年冬天,几乎未下一滴雨。北风日夜号,大小树上的枯枝都被号尽了。命硬的也都活得病恹恹的,像挂在屋檐下的霉干菜。丰满的龙眠河瘦成了一条羊肠子,抖抖瑟瑟地嵌在河心里,如同快要断气的老人,有一口没一口地喘息着。村里唯一的一口老井,也早就只剩下心窝里的一泓泪泉了。眼见到腊月底,麦田里还不透一丝绿色,来年的日子怎么过呢?

愁归愁,鸡照旧司晨,狗照旧吠夜,日子照旧推磨样一转一转往前碾。这就足以证明,人类之所以能在这个世上生存与繁衍,就是依赖这种忍耐与期待。

水老屋照旧是一大早就一人捧一碗稀粥,粥面上漂浮着自家腌制的白菜、萝卜、黄瓜、豇豆、辣椒。翠生生的、黄晶晶的、灰土土的、黑乎乎的,酸的、苦的、辣的、臭的,一碗一个色,一碗一个味。一出门就直奔屋场上避风的阳地里,蹲下来呼啦啦地喝出一片粥响。

俗话说,滚粥三碗,周身都暖。干裂的嘴唇舒润开了,便想撻腔了。说什么呢?无非是公公爬灰、小媳妇偷人。一个村就二百几十号人,哪来恁多的新闻?耳朵都听起了茧子,但没人厌,没人烦。未料这天没等人开口,一只黄狗大摇大摆地趔进人圈,在场心绕来绕去,一眨眼一只小花哨子也来了。两只狗一照面,竟迫不及待地光天化日、众目睽睽之下,堂而皇之地干起那事来。一圈人笑得东倒西歪,有口里喷饭的,有饭碗落地的,有人起身想赶狗,有人拉着不让,粥洒了烫手叫的,被压倒的娃娃哭的,乱成一锅粥,笑成一锅汤。坏男人就乘机在女人屁股上捏一把,大腿上揪一把,无人恼,更无人骂,不就是图个乐,寻个开心嘛。

屋场正面有棵大枫树，树下卧着一块青石板。这原本是一块古碑，文字早就被岁月的风雨剥蚀尽了。这是水老屋屋长水三瞎子的宝座，早上喝粥，闲时抽烟，开会讲话。

三瞎子其实不瞎，只是近视得很有水平，三尺外看不清人脸。他从不正面看人，全凭听声。这天他来迟了，刚在青石板上落座，张口就喝粥。粥太烫，烫得头一甩，骂了一声“瘟×”；粥又太稀，菜全沉了底，筷子捞了半天没捞上来，冷不防鼻尖进了粥碗，烫得头又一甩，又骂了一声“瘟×”。眼不好，嗅觉却好，嗅出了臭豆腐乳的味道，便眉眼都笑开了，立马撻腔：“什么瘟臭，爬远点。”他的话音刚落，一块臭豆腐便落进他碗里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就像老鹰抓小鸡那么稳准，一筷子叨进了嘴里。“味道不错，可惜少了点。”

“你把我的事办了，我给你一海碗。”说话的是香嫂。

“不干不干，给两海碗也不干。你那洞恁深，掉下去伤人。”

刚刚停息的笑声，又一浪赶着一浪地满场荡漾起来。

香嫂今天可舒不直肠子笑。按乡下人说，她这两年交蚀财运，喂几茬猪都死了。交夏捉回一个精怪怪的猪秧崽，一顿能吃一黄盆，可就是见吃不见长，如同裹了一层铁皮。这个讨债的畜生把香嫂气得哭了几场。卖吧，香嫂心善，不愿再害别人；杀吧，总得换回本钱再买个猪秧崽。乡下人怎能不喂猪呢？于是她就盼着合屋宴，只要水老屋这党政一把手三瞎子点了头，她就有望头了。谁知这瞎鬼就是不开金口呢。

水老屋自打水三瞎子执政十几年来，就约定俗成了腊月底一次合屋宴的传统，其阵势火热，远远超过大年除夕。宴前头天整个老屋就都动起来了。宰猪的、杀鸡的、磨豆腐的、取鱼的、择菜的、洗菜的、切菜的，各司其职。猪叫声、石磨声、洗锅刷盆声、瓢勺碰撞声，说的笑的，孩子疯成了团，比戏台底下还热闹。也难怪瞎子不开口，也难怪香嫂怨，今年旱成这个样子，来年嘴还不知往哪伸，这宴还宴得起来吗？

香嫂哪里知道，水老屋高层领导会议早已开过了。瞎子在会上已经发话，今年就杀香嫂家那只畜生，给她赢个猪秧崽钱。这女人活得也实在不易。男人花脚猫在县文化馆拉二胡，被几个小妖精迷住了，一年回不到两

三趟家。两个孩子念书，两扇门都架在一个女人肩上。

香嫂越求，瞎子就越不开口，只顾低头喝他的粥。

香嫂急了：“还想吃臭豆腐吗？”

“不吃了。”

“不吃也得把我那畜生收了。”

“没门，净骨头，有你嫩就要。”

香嫂忍不住又笑了，见瞎子碗里的粥喝光了，便伸手夺过碗来转身回家盛了一碗，狠狠地夹了七八块臭豆腐，边夹边讲：“咸死你这个龟孙子。”瞎子接了粥照旧低头喝，还是一言不发。

香嫂知是无望了，正想起身，会计水甫贵捧碗粥过来了：“香嫂，回去给你那畜生多加点精料，赶明儿把大伙牙都啃掉了，你得花钱镶呢。”

香嫂一听，一个纵身弹了起来，伸手揪住瞎子一只耳朵说：“短命鬼，赶明儿死了三日三夜不断气。早知这碗粥还不如喂我家那畜生呢。”说完又死劲拍拍屁股，弄得瞎子满脸灰土，张口骂声“这骚货”。

香嫂丢下一串银铃般的笑声跑远了。

水甫仁就是在水老屋合屋宴这天到家的。

太阳离望云尖还有一丈多高，一辆剥皮老鼠似的破吉普，跟头病驴似的在安合路边慢慢停了下来。来接车的水氏家族二十几个男男女女，匆匆把卸下的东西挑着抬着往村里走。一条百米多长的机耕道上从头排到尾，引得邻村老少啧啧称道：“想必甫仁在外混得不错呢，你看多少家什。”其实连挑的人也不知道这些大小纸箱里都装了些什么。

甫仁到家时屋里已挤满人，叔叔婶婶、哥哥嫂嫂、弟弟弟媳、侄儿侄女。母亲就给甫仁媳妇肖佩瑶一一介绍，甫仁忙着递烟。

大厅里正忙着晚宴，人来人去，人去人来，消停不下，都想来看看甫仁老婆，但伸个头打声招呼就走了。天快黑了，母亲忙着烧饭，水三瞎子进来了，见甫仁母亲正在洗菜，就说：“二娘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今晚还动烟火？”

母亲便对甫仁说：“这些年你们弟兄都不在家，我这老婆子多亏你三哥

照护着。我们家没人上工，年年宴餐都不忘给我送来。今年甫仁不能去，不合规矩。”

三瞎子听了说：“你看二娘讲的，甫仁不是赶上了吗？也算老屋给他接风了。我还忙，你赶早把火熄了，哪来那个理呢。”说完匆匆走了。

合屋宴年年都在村东头大厅里开。这老屋号称东西两头。据说祖上弟兄四人，分东西盖了两幢大宅，每宅两家。西头老宅已倒尽，东头的还在，也已残破不堪。随着子孙的繁衍，屋边加屋，整个村子如今已逐渐形成了这抢着大塘转的一条龙。

东头大宅门前一对石狮，大门开开花轿可以直进直出。门下一道柏木户槛，有一尺来高，非两人开启不动，平时不下。进大门就是过廊。两厢是三开间正屋。穿过天井，就是大厅。大厅十六柱落地，四根顶梁柱，前后十六扇对开镂空雕花门。下有实木锁脚枋，上有整板穿枋。枋上全是雕花，前是丹凤朝阳，后是九龙戏珠，左是五子登科，右是状元及第。大厅两侧也是正三开间。过大厅的天井，便是后厅，又称正堂，形似庙宇，只有一门，门边两扇梭形小窗。正堂后壁上嵌进壁内一个悬架，上供列祖列宗牌位；堂下放着一张紫檀方桌，两边四把抄手木椅。后厅非祭祖时都是锁门的。

大厅里十三张方桌刚刚摆定，天下雪了。瞎子号令，爆竹提前燃放，全村欢呼雀跃。

中国农民是最宽容的，有的即使有几代仇恨都能化解；中国农民又是最狭隘的，为多几粒黄豆般小事可以斗殴拼打。水三瞎子执政十几年来之所以村泰民安，一不靠家族观念，水老屋如今是许多杂姓聚住；二不靠族长威严，比他辈分长的人还多。他靠的是将心换心，凡事都拟个理出来，顺着理走。就说这大宴吧，就有个章程，上席面的一是各家老人，二是主事的人，三是没有男人的可由主妇带一长子或长女，其余人自备碗筷，锅里有饭，盆里有菜。凡躺在床上的老人、病人，由专人送去一份。总之，全村不能有一张口冷着。区别只在上桌与不上桌而已。

桌次也很讲究。正中两张并排老人席，前边是两个临时垒起的火塘，

炭火熊熊，左六张右四张，男女分席。至于座次，则由各桌自主，多按辈分、年龄。甫仁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合屋宴，不知自己该坐何处。瞎子说：“你跟我坐。”

人一坐定，年年都是先由瞎子讲几句。这年他没讲，就由甫贵把全年的工分报报，结算的账目公布一下，欠钱户第天要到队里去签字打条子，长钱户去领钱。瞎子这年没讲话是这年他腰杆子挺不起来。年年合屋宴都还有两项议程：一是分鱼，大草塘年年都要取几千斤鱼，一色活鲜的青鲩、鲤鱼、鲢子。最多的一年每人分了五十多斤。二是队里养了十来口猪，全部杀了，也按人分下去。今年大草塘干了，猪圈也是空的。

甫贵话音一落，酒席开始了。两坛“扳倒牛”老烧同时启开红封，立时浓香四溢，再经炭火一熏，直沁人五脏六腑。

俗话说，出门三五里，各处有乡风。水老屋单酒席上的风俗就不少，能上各种台面的多是三种：一是划拳，二是对对，三是击三。毕竟这是出过方苞、姚鼐、刘大魁、戴名世等“桐城派”的土地，这后两种就极具地域特色，展示出一种深厚的文化底蕴。对对与击三俗称“文武两招”。

先讲对对。对对分两种，一种是“掏陈货”，即出的和对的都是民间流传的名对，桐城当地产的尤多。如上联出“鸡骨桥边杨柳瘦”，下联对“鹅湖山下稻粱肥”；出“垂杨柳倒开花何时结果”，对“横竹根直发笋百日成林”；出“稻草扎秧父抱子”，对“竹篮装笋娘怀儿”；出“醉汉骑驴点头磕脑算酒账”，对“艄公摇橹打躬作揖讨船钱”；出“良弼桥桥上乘凉凉到半夜凉毕”，对“吕亭驿驿前遇雨雨至三更雨停”；出“桐城大邦有多少七斗二五升才子”，对“沙铺小镇也不乏过四斤十六两先生”。这些虽是“陈货”，但首先是要有，要靠平时肯记肯背，而且要熟，掏得出还得掏得快，慢了照样罚酒。

还有一种就是“出现货”，这就有点考才智、考学问的味道了。从一字出起，如“红”对“黑”，“黄瓜”对“白菜”，“花斑狗”对“丹凤眼”。

水老屋不乏对对高手，最出名的要数水七爷和水四爷，三瞎子只能算后起之秀了。瞎子出名是有一年对了一副妙对。

甫贵出了上联“杀猪打鱼磨豆腐喝他个上吐下泻哪管下顿无米无柴”，

这是针对水老屋合屋宴的即兴创作。

瞎子酒已半醉了，甫贵出上联时他正在啃一块大肉骨头。香嫂站在边上，一手端起满满一杯酒，一手捏着瞎子的后脖子说：“快对，不对我就灌了。”

瞎子转过头来把眼对香嫂翻翻：“这大长对往哪对？对你？”

香嫂说：“对我就对我！”

瞎子脱口而出：“脱衣上床搂香嫂干他个天塌地陷不问明朝是死是活。”

瞎子赢了，香嫂还是硬扳着瞎子的头把一大杯酒灌下去了。

香嫂就是香嫂，往酒桌上一挤，又酩了满满一杯说：“瞎子，这回我来出，你对出了我喝。”瞎子老婆是秃头，香嫂出，“一秃二聋三瞎四跛五不全。”说完又补充一句，“我说的可都是一个人，你就得说一码事，不能凑不到一块。”

瞎子眨眨眼，又朝香嫂笑笑：“那是那是，说的还是一码好事。”用手把油嘴一抹，说，“六摸七亲八出九进十到底。”把香嫂羞得满脸绯红，端起酒又朝瞎子嘴里一灌，抽身跑走了。

敢应承击三的却不多，这大多是三十岁以下的机灵鬼才有胆斗，要脑子好使。击三说白了就是速算，这边数一报出，那边中人用筷子在桌上击三下就得报数，错了罚酒，迟了也罚酒。报数的从一位起到六为止，对的只限于将报的数乘二。出 8 答 16，出 24 答 48，出 176 答 352，这都不难；出 7354，出 9879，出 63849，想在三秒内一口答出，又在酒后，这就不易了。

这击三本应算标准的“文式”，何言“武招”呢？原来这一款输了罚酒只是第一步，后台人早已在瓦片上用菜油和锅灰调好了黑油膏，凡连输两局者即被人按倒，一脸抹得阎王不是阎王，五猖不是五猖。

本来这划拳、对对、击三就已经把合屋宴闹得人仰马翻、鸡飞狗跳了，不料自从香嫂、凤嫂、菊嫂这三个泼辣货嫁来水老屋以后，酒后又添了一曲抛饭。

抛饭在有些乡里是用来戏弄上门的新姑爷的。哪知不得瞎子的首肯，

这三个女人就堂而皇之地把它移植到合屋宴上来了。谁都知道喝醉酒的人再能大碗吃饭的不多,不能吃更好,不过,抛进你碗里的得吃得一粒不剩,吃不掉就得被几个人按着扣汤碗。油淋淋的菜碗一下子扣到头上,菜渣油汤劈头盖脸地顺着脖子往下流,那是什么滋味可以想见。

抛饭可是一门大技艺,抛饭人先要把饭捏成一个个拳头大的饭团,用小碗装上,端在手上,再藏身到人堆里,千万别让饭桌上的人发现。据香嫂说,离饭桌最少得一丈远,近了抛不准。技术特高的人可以站在门外,见谁碗里的饭吃得差不多了,立即起手,轻轻一使劲,饭团立刻出碗,恰如一只雪球,越过人群,飞上五尺来高的空中,划出一道弧线,稳稳当当地落进碗中,而且确保落碗时轻如鸿毛,不擦碗沿,更不能把碗撞翻了,这功夫了得!谁知这三个疯女人在哪学的、在哪练的呢。抛饭是有对象的,那些平时好在嘴皮上沾女人光的,没有一个不提心吊胆。想吃饭的只有把碗夹在腿间,吃饭也不敢抬头。三瞎子索性酒后不端碗。

夜深了,席散了,真是家家扶得醉人归。女人比男人更累,相约明日再来打扫战场。

人一走,大厅就成了狗的世界,胆大的竟敢跳上板凳,登上饭桌,连嚼带舔,风卷残云。

甫仁回到家里,佩瑶已经睡了。母亲还靠在床上等他。母子俩谈了几句,便催他去睡:“回来就好,别多想,怎么不是活呢?”

甫仁这才感到很乏,可又无法安睡。他长期养成一个习惯,不看书睡不着,想找本唐诗宋词翻翻,可惜都捆在纸箱里。到家里才十几个小时,看到父老乡亲竟活得如此乐天达观,心里感触太多。于是便拿起笔来,写了几句连自己也说不出是抒情还是残喘的文字:

我如今羞归故里,
皆错在少年时昂昂离去。
说什么青云有路,
却原来登天无梯。

空怀补天才，
愧无饥寒计。
梦醒黄昏后，
才悟出昨非今是！
俱往矣，从头起，
休再念锦冠玉食，
唯求个布絮麻衣。
归去来兮，
归去来兮！

第二章

龙眠河从龙眠山一路跑来,大抵有些累了,便伸开双腿歇息。腿一伸,腿裆里就隆起一块千亩大的绿地,人称“荷叶渡”。这便是这水老屋生产队。

渡北有座山,龙眠河就从这里被一劈两半,再抱着山两边缓缓流进菜子湖,而后汇入长江。山西的称龙子河,山东的称龙女河,又称西龙河、东龙河。

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。”此山无仙,但生得奇巧灵秀。下半截一色紫沙红泥土,“撂根扁担也结果,丢根筷子都开花”。每年腊月底,远近十数里的农家都来挖红泥回去腌鸭蛋,腌出的蛋剖开以后,红殷殷的、油汪汪的、香喷喷的。红泥土上茂林修竹,虽参天古木不多,但花果草叶皆宝。这一带滋生美女,男人干那事瘾大,故而个个猥琐,一代不如一代。有疝气的多,阳痿遗精的多,一点不怕,卵子一肿胀、胯下一滴水就上山,采枸杞果、山茱萸果、五味子果、金樱子花、香枕头、沉香叶,一服即好。三天后又能金戈铁马,冲锋陷阵。水老屋人极少求医,草药医百病,一代传一代,治浮肿有郁李,治出血有杨禄,治风湿有桑叶,消炎有玉兰花,四肢麻木有淫羊藿。柿子、樱桃、银杏、柑橘,既养身又治病。

奇就奇在山西从下一直绿到峰顶;山东则到了三分之二处,上面寸草不生,一块块乳红色巨石裸露,远远望去,活鲜鲜一只硕大的螺蛳,贴在河沿上伸出肉来晒太阳,故而人称“螺蛳山”。

春天来了,山上山下,桃红李白,映山红、二月兰、火凤、一串红,争奇斗艳,浓香馥郁。云雀在麦田上空浅唱,紫燕在檐前屋后呢喃,渔歌互答,牧